

大徐本《说文》切语校订拾零

蔡梦麒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徐铉以《唐韵》为依据为《说文》加注反切注音, 其反切注音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讹误, 这些讹误现象大部分已经得到了纠正, 但仍然有个别切语似是而非。本文将以陈刻本为底本, 就各家没有校订过的若干切语作一些辨证, 以期恢复徐铉注音本来面目, 使后人不至误读《说文》、误认徐铉注音。

关键词: 《说文解字》; 徐铉反切; 校订

中图分类号: H1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7)06-0073-04

校勘《说文》是“说文学”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历史上,《说文》有过许多不同版本,元、明两代通行的是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自汲古阁仿北宋本翻刻《说文》后,大徐本《说文》才成为“说文学”的基点。从徐铉到清代,时间逾数百年之久,其间大徐本几经传抄翻刻,窜改增损、讹误衍夺在所难免。所以清代乃至以后的学者都希望通过比照校勘来恢复大徐本原貌,进而追寻许书原貌,其中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严可均(《说文订》)、《说文校议》、张行孚(《汲古阁说文解字校记》)、钮树玉(《说文解字校录》)、钱坫(《说文解字斟诠》)、陈昌治(《说文校字记》)都卓有成就。今人周祖谟有《孙星衍平津馆重刊宋本说文解字校勘记》,王贵元有《说文解字校笺》,专做大徐本勘校工作。

各家校注都以《说文》本身的校勘为主体,偶尔也会涉及切语用字的校订。段玉裁以汲古阁本为底本作《汲古阁说文订》,其中有12条涉及切语校订。同是以孙星衍平津馆本为底本,陈昌治《说文校字记》有40条涉及切语校订,周祖谟《校勘记》有115条涉及徐铉切语用字的校勘。他们校订的对象多属传刻讹误所致,所订结果也多真实可信,只有个别切语的校订容有可议之处。例如《说文·人部》:“传,遽也。从人专声。”王本、孙本、藤本作直蛮切^①,周祖谟《校勘记》不校,陈刻本改作直

恋切。按“传”字《广韵》直挛、直恋二音,分属仙、线二韵。《五音韵谱》直戀切,列线韵位置,与直恋切同音,但直戀切的切语下字“戀”《广韵》在桓、仙二韵,不当列在线韵。《篆韵谱》注音直戀切而列宣部(仙韵),与“戀”字读音合,朱翱注音缠专反^②,与《篆韵谱》同音。《集韵》重缘切:“传,《说文》:遽也。”也与《篆韵谱》合。因此,从《篆韵谱》、朱翱注音以及《集韵》重缘切称引《说文》看^③,徐铉注音应该是在仙韵。故疑徐铉本作直戀切,属仙韵,陈刻改作直恋切,不可靠。

除各家校订过的一些切语之外,还有一些徐铉切语似是而非,各家一般不作校勘。本文将以陈刻本为底本,就各家没有校订过的切语若干作一些辨证,以期恢复徐铉注音本来面目,使后人不至误读《说文》、误认徐铉注音。

1) 皿部: 尽,器中空也。从皿聿声。(慈刃切)

按当作慈忍切。王本、孙本、丁本作慈刃切,藤本、段本、《五音韵谱》作慈忍切。该字《篆韵谱》即忍反,朱翱寂泯反,二者读音不同。《玉篇》疾引切、又即忍切,则分别与《篆韵谱》、朱翱读音同。根据《广韵》,这两个读音意义略有不同。《广韵》慈忍切:“尽,竭也。终也。”又即忍切:“尽,《曲

韵谱》(简称《篆韵谱》)、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简称《五音韵谱》)、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简称段本)。

②《说文解字系传》卷首有“朝散大夫行秘书省校书郎臣朱翱反切”,因此《说文系传》上的反切,我们称朱翱反切。

③《集韵》博引群书,《说文》内容则悉数收入。遇到《说文》有的字,《集韵》解说往往称引《说文》,而其注音也总与徐铉注音一致。如果是多音字,即便是意义相同,《集韵》也往往是只在与徐铉注音相同的一个读音之下称引《说文》,其余则直接释义,不称引《说文》。这样,我们可以通过《集韵》称引《说文》的情况推测当时徐铉注音的情况,为徐铉切语的判断提供间接的证据。

①用来校勘的不同版本主要是《续古逸丛书》收王昶旧藏北宋本(简称王本)、嘉庆九年(1804)孙星衍五松书屋仿宋刻本(简称孙本)、嘉庆十二年(1807)额勒布刊藤花榭本(简称藤本)、光绪七年(1882)丁少山校刊汲古阁旧藏宋监本(简称丁本)。同时参考了徐锴《说文解字篆

收稿日期: 2007-1-19

作者简介: 蔡梦麒(1963-),湖南益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汉语文字、音韵研究。

礼》曰：虚坐尽前。”《礼记·曲礼上》：“虚坐尽后，食坐尽前。”释文：“尽，津忍反。”《集韵》子忍切：“尽，极也，任也。”《集韵》又音在忍切，释义称引《说文》。所以从《广韵》、《玉篇》、《集韵》看“尽”只有辵韵精母和辵韵从母两个读音，而没有震韵从母的读音。根据各注音材料看，慈刃切取自《唐韵》的可能性也不大。震韵而从母的字，《切三》、《王一》、《王二》作疾刃反，《王三》作似刃反，《篆韵谱》、《广韵》徐刃反（切），切语用字均不作“慈刃”。从“璫苾粳婁”四字徐铉均注音徐刃切看，如果真要将“尽”读为去声，徐铉应注徐刃切。所以说徐铉慈刃切虽然切语下字作“刃”，但仍当看作上声，“刃”当为“忍”之形讹，藤本、段本、《五音韵谱》作慈忍切，是也。

2) 欠部：歔，悲意。从欠嗇声。（火力切）

按当作所力切。王本、藤本、孙本作火力切，丁本、段本、《五音韵谱》所力切。《广韵》火吊切：“歔，《说文》云：悲意也。”徐铉火力切与《广韵》火吊切相距悬远，且都与“歔”字声符“嗇”不谐。《广韵》所力切：“歔，小怖兒。”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十六：“歔，所侧反。《考声》：恐怖也。服虔《通俗文》：小怖曰歔。《埤苍》曰：亦恐惧也，《公羊传》曰‘歔然而骇’是也。《说文》从欠嗇声也。”《公羊传·哀公六年》：“诸大夫见之，皆色然而骇。”何休注：“色然，惊骇貌。”这一读音（所力切、所侧反）虽与“歔”字声符相谐，但又与《说文》意义不符。因此段玉裁作注云：“合诸书考之，‘歔’下当云‘小怖也，从欠嗇声’，引《公羊传》‘歔然而骇’。又出‘歔’篆，下当云‘悲意，从欠奥声’。今本舛夺，故《广韵》、《集韵》仍之。‘歔’注‘悲意’，火吊切，非也。《类篇》‘歔’注‘馨叫切，悲意’，是也。”段玉裁认定《说文》漏“歔”字意义及“歔”篆，“歔”字音所力切而“歔”字音火吊切。但“歔”字不见于《玉篇残卷》、《万象名义》和《广韵》，《玉篇》也只出现于欠部末尾，《集韵》将“歔”列为“歔”字重文，这都说明“歔”为后出字，不当为《说文》原有。再说“歔”字《玉篇》于六切，《集韵》乙六切，《广韵》有“歔”字音于六切，均不音火吊切。故段玉裁所言不可信。《玉篇残卷·欠部》：“歔，所力反。《说文》：悲意也。《埤苍》：恐惧也。野王案：《公羊传》‘歔然而骇’是也。今为色字。”《万象名义·欠部》：“歔，所力反。悲意也。惧也。”《玉篇残卷》、《万象名义》“歔”所力反都并列“悲意”、“惧也”二义，知“歔”字所力切本有此二义。《玉篇·欠部》：“歔，所力切，悲意。”无“惧也”义，疑为孙强辈所删。段玉裁强分二义为二形、二音，不可取。“歔”字原本《玉篇》、《万象名义》、宋本《玉篇》均音所力切，与朱

翱注音疎亿反合。可见《说文》“歔”字当音所力切，而今传大徐本作火力切，切语上字当为讹字。《篆韵谱·职部》：“歔，火力反。”《篆韵谱》火力反只此一字，与火力反同音的字，《篆韵谱》另有许力反收“𦉳𦉳”二字（这两个字徐铉也注音许力切），据此可知“歔”本不与“𦉳𦉳”同音。《篆韵谱》“歔”火力反紧接着出现在所力反“色嗇嗇穉穉”之下，疑“歔”字本属所力反小韵，而误作火力反而已。因《篆韵谱》首先误作火力反，徐铉注音沿袭其误，《集韵》、《类篇》迄力切下称引《说文》，又是徐铉讹误的延续。清人纪容舒《孙氏唐韵考》引作所力切^①，与“歔嗇色嗇穉穉”六字并立，丁本、段本、李焘《五音韵谱》并作所力切，不误。

3) 鼠部：𦉳，地行鼠，伯劳所作也。一曰偃鼠。从鼠分声。（芳吻切）

按当作房吻切。“𦉳”字之音，或读平声文韵奉母，如《六书故》音房分切；或上声吻韵奉母，如《万象名义》扶粉反、《玉篇》扶粉切。多数二音兼收。如《尔雅·释兽》有“𦉳鼠”，郭璞注：“地中行者。”释文：“𦉳，字亦作𦉳。扶粉、扶云二反。《说文》云：地中行鼠，伯劳所作也。”《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司马贞索隐：“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坟。”《广韵》符分、房吻二切。《类篇·鼠部》：“𦉳，符分切。鼠名，行地中者。或从贲。又并父吻切。《说文》：地行鼠，伯劳所作也。一曰偃鼠。𦉳又符问切。”较《广韵》多符问切一读：去声问韵奉母。《集韵》正有符分、父吻、符问三切，并于父吻切下称引《说文》，三个读音区别只在声调。遍查群书，不见有“𦉳（蚡）”音芳吻切者，所以徐铉注音芳吻切，其切语上字当有误。《五音韵谱》作房吻切，清人纪容舒《孙氏唐韵考》卷三将“𦉳”字列入吻韵房吻切，《集韵》也是在父吻切下称引《说文》，由此推测芳吻切的切语上字当作“房”，形近致误。

4) 糸部：綖，白鲜衣兒。从糸炎声。谓衣采色鲜也。（充三切）

按当作充彡切。王本、孙本、藤本作充三切。“綖”字《广韵》收有他酣、处占、吐敢三个反切，意义相同。《广韵·敢韵》吐敢切：“綖，青黄色。《说文》充三切，白鲜衣兒。”其“《说文》充三切”当是据徐铉注音所加，《王一》、《王三》均作“綖，青黄色”而不出又音，可证。充三切，下字一等谈

^①纪容舒《孙氏唐韵考》是徐铉注音的另一种呈现形式，也可以帮助我们对不同版本的徐铉切语进行判别。《孙氏唐韵考》取《说文》所载徐铉反切，排比分析，使各归其类，按韵依切将《说文》所有字重新排列，并附注徐铉切语，俨然一个《说文》徐铉反切同音字表。

韵, 依例没有昌母字, 故《广韵》无此音节, 《韵镜》、《七音略》也无此地位。《广韵》处占切当与此音(充三切)相当。《说文系传》第二十五卷首云: “宋王伯厚《玉海》云: 《系传》旧缺二十五卷。今宋钞本以大徐所定本补之。” 故今传《说文系传》第二十五卷与大徐本《说文》一致, 而“綖”下注音《系传》作充乡切, 《五音韵谱》亦作充乡切,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解字句读》以及纪容舒《孙氏唐韵考》均作充乡切。充乡切正与《广韵》处占切音同, 则徐铉充三切之“三”为“乡”之形讹无疑。《集韵》在处占切下称引《说文》, 《类篇》在蚩占切下称引《说文》, 也可间接证明徐铉本作充乡切。但从《广韵》“《说文》充三切”看, “乡”讹作“三”应该也是比较早的。该字《玉篇残卷》、《万象名义》注音充甘反, 《集韵》又有充含、充甘二切, 充含切与充甘切是覃、谈韵之分, 但实际读音当合, 这是历史注音的继承。充甘切与充三切语音地位相同, 这大概是《说文》“綖”字徐铉注音讹作充三切而一直得不到纠正的原因。

5) 目部: 瞽, 目不明也。从目弗声。(普未切)

按当作普未切。孙本、段本、《五音韵谱》作普未切, 《孙氏唐韵考》亦引作普未切, 收入未韵。只有王本作普未切。该字朱翱注音普未反, 《篆韵谱》普活反, 《玉篇》扶未切, 《广韵》普活、父沸二切, 《集韵》普活、扶未二切, 都没有所谓普未切之音。《集韵》于普活切下称引《说文》, 从《集韵》称引《说文》的惯例看, 《集韵》所据大徐本《说文》注音当是普未切。《广韵》普活切小韵的字, 《唐韵》、《篆韵谱》作普活反, 朱翱音作普未反。而徐铉注音“癸宋拂拂鐸酺”均作普活切, 与《唐韵》、《广韵》同, 只此“瞽”字注音普未切, 与朱翱注音一致, 传写错讹而成普未切。

6) 我部: 義, 己之威仪也。从我、羊。(宜寄切)

按当作鱼奇切。孙本、丁本、段本作宜寄切, 王本、藤本、《五音韵谱》作鱼奇切。《说文》“义(義)”字本为仪容、威仪之“仪”之初文。虢叔旅钟铭文: “皇考威义(仪)。” 劓钟铭文: “劓卒威义(仪)。” 沅儿钟铭文: “淑于威义(仪)。” 叔向父禹簋铭文: “秉威义(仪)。” 威仪之“仪”均写作“义”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义)经传多以仪为之。” 《周礼·春官·肆师》: “凡国之大事, 治其礼仪, 以佐宗伯。” 郑玄注: “故书仪为义。郑司农云: 义读为仪。古者书仪但为义。” 《周礼·地官·大司徒》: “以仪辨等则民不越。” 郑玄注: “故书仪或为义。杜子春读为仪。” 孙诒让正义: “义、仪古今字。凡威仪字古正作义, 汉以后假仪度之仪为之。” 《汉

书·高帝纪》: “其有意称明德者, 必身劝为之驾, 遣诣相国府, 署行、义、年。” 颜师古注: “义, 仪容也。读若仪。” 《尚书大传》卷一: “尚考太室之义, 唐为虞宾。” 郑玄注: “义当为仪, 仪礼也。谓祭太室礼, 尧为虞宾也。” 因此《说文》“义”当与“仪”同音, 音鱼羈切, 王本、藤本、《五音韵谱》作鱼奇切, 正与之合。《万象名义·我部》: “义, 鱼琦反。理也, 善也。” 注音与“仪”音合。而宜寄切、朱翱鱼智反, 乃仁义之“义”字音。《广韵》宜寄切: “义, 仁义。” 《玉篇·我部》: “义, 鱼奇切, 己之威仪也。又宜寄切, 仁义也。” 将“义”字二音二义分开, 注音最为清楚。王本、藤本、《五音韵谱》作鱼奇切, 或者是徐铉本来注音。《集韵》宜寄、鱼羈二切而于宜寄切下称引《说文》, 《孙氏唐韵考》引作宜寄切, 则与孙本、段本、陈刻本同。

以上切语的校订, 或多或少总有一些版本依据。而另外有个别切语则没有版本依据, 只能根据其它的注音材料进行比较分析, 进而推测其注音用字情况, 例如:

7) 肉部: 臙, 臙, 有骨醢也。从肉栗声。臙, 臙或从难。(人移切)

按各本均作人移切, 疑当作人移切。该字《篆韵谱》仍奚反, 朱翱年低反。《五经文字》卷上: “臙, 奴兮反。有骨醢也。见《礼经》及《周礼》。《说文》、《字林》并作臙。” 作“有骨醢”解的“臙”罕见用例, 而经典以“臙”字常见。《尔雅·释器》: “肉谓之醢, 有骨者谓之臙。” 释文: “臙, 奴黎反。《字林》作臙, 音人兮反, 谓有骨醢也。” 《仪礼·公食大夫礼》“鹿臙”释文: “臙, 奴兮反。醢有骨者也。《字林》作臙, 人兮反。” 《经典释文》为“臙”注音六次, 正音都是齐韵泥母(乃兮反、奴兮反、奴黎反), 又音都是齐韵日母(人兮反、人齐反、耳齐反), 这与《广韵》“臙”字奴低、人兮二切注音完全一致, 朱翱年低反、《篆韵谱》仍奚反分别与之相当。唯独徐铉注音人移切音群书不载。“移”为支韵字, 栗声之字无人支韵者。《集韵·齐韵》: “臙、臙, 人移切。《说文》: 有骨醢也。或从难。” 《集韵》“移”字成臙切, “臙”字人移切, 两两互切成一类。齐韵为四等韵, 本不当有成臙切、人移切音, 从门法日寄凭切条, 当依切语上字列于三等。魏了翁《吴彩鸾唐韵后序》云: “此书(唐韵)别出移、臙二字为一部, 注云: 陆与齐同, 今别。” 疑徐铉所本《唐韵》本作人移切(与《集韵》同), 讹作人移切。徐铉人移切非支韵日母, 还可以通比较“兒”字徐铉汝移切可以看出。可见, 人移切、汝移切并不同音, 后者才是真正的支韵日母。

8) 火部: 焜, 焜也。从火昆声。(孤本切)

按王本、藤本、孙本均作孤本切，疑当作狐本切。该字《篆韵谱》、《万象名义》、《广韵》、《玉篇》均胡本反（切）。《集韵》户衮切：“焜，《说文》：煌也。”《急就篇》卷三颜师古注：“焜，胡本反。”《六书故·天文》：“焜，胡本切。又去声。”《龙龕手鑑·火部》：“焜，音混。火光也。”胡本反、狐损反、户衮切、音混读音相同，都属上声混韵匣母，可见“焜”字注音一致性明显。而徐铉注音孤本切，此音不见于其它任何注音材料，况且如果徐铉真认为“焜”字读见母，当注音古本切，如“丨衮鯨混緹輶”徐铉均注音古本切。“焜”字段本、《五音韵谱》胡本切，纪容舒《孙氏唐韵考》也引作胡本切。但“胡”与“狐”字形不相似，无由致误。故疑切语上字“狐”乃“狐”之形讹。“焜”字朱翱注音狐损反，徐铉参照朱翱注音本作狐本切，形讹而作孤本切。

9) 夂部：屨，行屨屨也。从夂，阙。读若仆。（又卜切）

按王本、藤本、孙本均作又卜切，疑当作父卜切。该字《玉篇》蒲卜切、《集韵》步木切、《广韵》字作“屨”，音蒲木切，可见“屨”字为并母字无疑。《五音韵谱》又卜切，《篆韵谱》义卜反。段本改作皮卜切，周祖谟校勘记：“又，当作皮。”但“又皮”二字形不相似。“屨”字朱翱注音父卜反，故疑徐铉、徐锴注音来自朱翱注音，切语上字“又义”等均作“父”之形讹。

10) 羊部：羴，六月生羔也。从羊攴声。读若雾。（已遇切又亡遇切）

按《说文》各本同，其中“已”字或作“己”、或作“巳”，疑当作亡遇切。该字《篆韵谱》亡遇反，朱翱勿赴反，《王韵》武遇反，《唐韵》、《广韵》亡遇反（切），《玉篇》、《万象名义》亡具切（反），读音相同，且无又音。《集韵》有莫后、亡遇二切，于亡遇切下称引《说文》，而俞戍切下无“羴”字。故疑徐铉前一反切乃误字，徐铉本作亡遇切，切语上字形讹作“已”，后人不知又补亡遇切之音，段本《说文》只录亡遇切一音，可证。

以上这些讹误主要是指大徐本在转刻、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变，而徐铉注音原本是不误的。但也有的切语徐铉原本也许就可能错了，但因为依稀可行，所以一直没有得到纠正。这种因用字讹误出现的讹音甚至被后世沿袭下来，转录到其它韵书、字典里。例如：

11) 艸部：菑，艸也。从艸臣声。（稭邻切）

按徐铉稭邻切，《说文》各本、《五音韵谱》同。稭邻切，切语上字为章母字。该字《篆韵谱》、《广韵》植邻反（切），朱翱音石伦反，《万象名义》时邻反，《玉篇》时人切，切语上字均为禅母字。章、

禅二纽一般情况下不混。“稭邻切”在徐铉注音中只出现一次，若以章母计，“稭邻切”当与徐铉侧邻切之“真口禛蕪”同音。徐铉的“侧邻切”切语上字借用了庄母的“侧”字，与《篆韵谱》、《广韵》同，《广韵》卷首韵目作“职邻切”，《切三》及《王三》作“职邻切”，所以说徐铉的“侧邻切”为章母字，并且肯定来自《唐韵》。如此则“稭邻切”肯定不是来自《唐韵》。“菑”字《王三》、《篆韵谱》、《广韵》均作植邻反（切），并且同纽的“辰農臣寢口鷓農”等字徐铉也注音植邻切，与《篆韵谱》、《广韵》同，推知《唐韵》应该有“植邻反”小韵，也应该收有“菑”字。“稭”字在韵书系统中一般不作切语用字，徐铉用“稭”也独此一例，所以徐铉注音时本意用“稭”字的可能性极小，原本当作“植”，形讹而作“稭”。《集韵》将“菑”字列之人切、丞真切二音，两次都称引《说文》，“之人切”当来自徐铉“稭邻切”，由此可知，切语上字“植”误成“稭”不晚于《集韵》，或者徐铉原本已是如此。《集韵》于丞真切下亦称引《说文》，说明《集韵》编著者也认为《说文》之“菑”本音丞真切。

12) 页部：頤，短面也。从页舌声。（五活切又下括切）

按徐铉五活切又下括切，《说文》各本、《五音韵谱》同。“頤”字读音《唐韵》、《篆韵谱》下括反，朱翱户刮反，与徐铉后一读音同。《王三》古活反：“頤，小头。又互括反。”下括反：“頤，面短兒。”《王一》、《广韵》同。《玉篇 页部》：“頤，古活、户活二切。短面兒。”都列有两个读音。《万象名义》、《龙龕手鑑》单音古活反，《集韵》古活切：“頤。小头貌。一曰短面。”从以上材料看，《王韵》、《广韵》、《万象名义》、《玉篇》、《龙龕手鑑》以及《篆韵谱》、朱翱注音都没有徐铉五活切音。相反，《王韵》、《广韵》、《集韵》、《万象名义》、《玉篇》、《龙龕手鑑》都有的古活切之音徐铉却不收。因此我们怀疑徐铉注音本当作“古活切”，形讹而作“五活切”。从《集韵》五活切有“頤”字称引《说文》看，《集韵》所据大徐本《说文》已是如此，或许徐铉一开始就将切语上字写错了。

这些切语讹误的辨别、校订有的直接影响对许慎《说文》本意的理解，例如“义”字孙本、丁本、段本、陈刻本作宜寄切，是以“仁义”来理解《说文》，王本、藤本、《五音韵谱》作鱼奇切，是以“仪容”、“威仪”来理解《说文》。读音不同，理解也不一样，不可不辨。有的则直接影响到《说文》收字今读的审定，例如“猷”王本、藤本、孙本作火力切，折合成今音作 xī，丁本、段本、《五音韵谱》所力切，折合成今音作 sè，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当以所力切为是，《汉语大字典》舍《广韵》所力切

而取《集韵》迄力切注音 xì, 有以讹传讹之弊。又如“腴”字各本均作人移切, 有人即据此将《说文》“腴”字注音 ér^①, 但如果以人移切理解徐铉注音, 今读则作 ní, 与“腴”字重文“鬻”通行读 ní 完全一致。就研究大徐本而言, 切语的校订是一项很重

要的工作, 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而这项工作的圆满完成还有待学人们的进一步努力。

①崔枢华、何宗慧《标点注音说文解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参考文献:

- [1]徐铉等校订.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徐锴. 说文解字系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3]徐锴. 说文解字篆韵谱(丛书集成初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4]李焘. 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5]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6]段玉裁. 汲古阁说文订(续修四库全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7]顾野王. 原本玉篇残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8]空海. 篆隶万象名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9]顾野王. 宋本玉篇[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 [10]陈彭年. 宋本广韵[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2.
- [11]周祖谟. 唐五代韵书集存[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2]纪舒容. 孙氏唐韵考(四库全书文渊阁本)[M].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Illustrating to emend the Xuxuan'fanqie in *Shuowenjiezi*

CAI Meng-qi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Shuowen* (说文) was labeled by Xuxuan in the light of *Tangyun*. Some Xuxuan'fanqie errors emerg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Shuowen* (说文) spreading. This paper will debate these errors and emend them.

Key words: *Shuowenjiezi*; Xuxuan'fanqie; emend

(责任编辑: 石磊)

(上接第 34 页)

Correction of Some Records of Eunuchs' Biographies in The Tang History and It's Revelation

WU Xiu-cheng

(Classical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In the preface of eunuchs' biographies in the Old Tang History, two of the five bureaus, belong to the Imperial Service Minister, is depicted as follows: Imperial Servant Bureau is in charge of providing the palace with curtains, lamps and candles, while Imperial Office Bureau takes charge of the supply and storage. we find the former had none of the very sentence but the latter added it, exactly added by the collating officers of wu-ying-dian, on the basis of the eunuchs' biographies in the New Tang History. But as demonstrated by the Tang Hui Yao volume 65, it's not the case that the letters about the last bureau is missed, but there is some words left out in the sentence. So the discussed sentence should be replaced with the following one: Imperial Servant Bureau is in charge of providing carriage and guiding service, while Imperial Office Bureau takes charge of providing the palace with curtains, lamps and candles.

Key words: the Tang History; Imperial Servant Bureau; Imperial Office Bureau; providing curtains; lamps; candles; carriage and guiding

(责任编辑: 黄云鹤)